

超度:骨灰级赞美

主人

1

——寂寞吗
——你的眼目里
——芳草萋萋

2

——以梦为邻
——最先诞生的
——不是我

但我第一个觉醒……咬断脐带
在戈壁滩上晾晒胎衣……自己给自己引路
身后枯萎的虹无数骷髅闪烁神态各异

恐惧绝望乌鸦盘旋……你是荒原
自己给自己引路你是我的荒原吗我做流萤的王
看不透过去……五百年我也长不了半岁

但我瞬间看透来世的空……你是荒原
慈悲的菩萨不能护好自己的容颜还在无畏地庇佑什么
你是荒原你是荒原……你是我茁壮的摇篮吗

早晨下雨你就滋润黄昏飞雪我就飘落
自己给自己引路……我把自己当作轻于自己的寓意
充满元气……我不再错过任何一种缘分和幸福

3

——风吹来
——无枝的枝头
——结满果子

4

回眸……鸽子飞来

烛火向我聚拢我已康复
我的骨灰级赞美照亮你诗歌的金字塔
你是荒原……你是我的招魂曲吗

慢慢的……我长出一对豹子牙
我的胃开仓放粮……我的世界同时呈现春夏秋冬
我的呼吸涌动潮汐我是你一秒钟的永垂不朽

5

——没有中心
——不会有边界
——没有边界

不会有中心……此时我不知爱你什么
能爱多久此刻我不知等待什么也不知等待多久
但此时此刻……我的心多么晴朗多么坦荡

天与地人与神平等崇高……你是我的荒原吗
我是你梦里一含就化的露珠……我在你的经幡里恪守
我修炼我卓尔不群我在死亡之中才能大彻大悟呵

6

——以首为足
——以目光为路
——唇唇的

海拔唐古拉……唇开朵朵浪花
让我去一趟月亮深闺的月亮从未伤害我
两手空空……让我去一趟月亮吧

7

——在云端
——鸟是我的影子
——梦游故里

鱼是脚步……那些凿刻摩崖的工匠
不曾留下姓氏也没有子嗣我手持一枝哭红的花
眼里藏住泪水……藏不住你皎洁的微光

你是荒原你是荒原……你是我久违的母亲吗
荒原呵一炷香换尽我的血我是一炷香的余烬
菩提的化身
远离人类的丑陋……我在九泉洗涤肝胆

可曾接受我……我已在雏驹面前拜过佛可曾信任我
你是荒原你是荒原你是我的荒原……你是我
久违的母亲
迷雾笼罩天地你徐徐缠缚的长发飘起一个好日子

而后我在一条条经络的分支上描绘彩陶
而后混沌洞开而后我用我的坟墓报答你半个乳房的浇灌
而后……你你用你温暖的炊烟……回收我不归的归途

8

——只有罪恶

——用神造福
——只有情人
——用爱造神

你不曾起誓否则我怎能活在今日
你不曾刻意关照……我蜷缩成待哺的婴孩注视你
你闪电……大河截流……我愿割断大动脉

我愿抖动蜻蜓透明的翎羽
飞越童年少年飞越丛林湖泊祭坛我愿割断大动脉
我让你一次又一次从我心上滚烫地流过我愿割断大动脉
我让骨头闪光……让血……掀起幸福的狂澜

——我愿割断大动脉
——我愿八级地震迸射亘古的青春
——我愿沙棘的刺针灸死穴

我愿超度我愿裸奔我愿粉碎我愿七窍生烟
我愿僵尸成为路标我愿泪水成为化石我愿我的生命
在你的生命里起舞翩翩……我愿吻你弱弱地吻你

——你闪电大河截流我愿割断大动脉
——我愿一场突如其来雪崩炸裂我

我愿跪倒我愿祈祷我愿粉碎
我愿七窍生烟我愿肌肤长出嫩芽我愿手足
脱茧成龙我愿在万丈深渊我愿在天堂与地狱的交界处
我愿瞬间剥出眼睛……领略着你……绝美的景色

9

——鲲选择庄子
——朝菌选择智慧
——我选择你

你是荒原吗……没有梯子
我翘首你的视野……栖息在你冷峻的眉宇
多少次别离多少次相聚我不能没有你

钟鼎没有回声悬崖峭壁没有栈道
两只饥饿的鹰撕夺一个落日……善与恶搏斗
我不能没有你……你是我的荒原吗

我深情地痴迷你……可惜我不能抚摸你
暴戾的恶魔死死地锁住你……可惜我不能拯

救你
你是荒原吗……欲念烧你雨的骸骨紫黑的碎屑覆盖你
你的青春已被泪水淹没你还在哭泣……而我

我的勇气激活你……我的秉性祭奠你
你的阴阳不再是四柱八卦……断裂的河床不再是河床
究竟是什么……蒙昧的我未卜的我渴望已久

死亡不是必然仅仅是方向……我的头伸进黑夜
黑夜伸进我的头……我驾驭雷霆打开鲜为人知的穹隆
在星与星之间停泊在尘与土之间往复穿梭

你是我的荒原吗我是众神惟一后裔
我是孤傲的雪豹在你温润如玉的胴体蔑视一切人类
我是膜拜的早獭……等待致命的枪击……我以自生生我
我以自灭灭我不再以我不熟悉的宗教礼仪感恩致谢

10

——你辽阔
——我辽阔

11

你始终无比寂寞
我在幽谷里迷失你的门牙脱落碑
我的芳草……续写铭文

你是荒原你是荒原你是我的荒原吗
我只知道你是我的母亲……这就是终极智慧
我不再追问你的母亲你母亲的母亲是谁

12

——但愿你的沉默沉默大海
——但愿我的崛起崛起高山

你是荒原吗……你是我的荒原吗
每呼唤一次我就咬碎星辰咬碎骨头我就在骨灰里
我就在比任何死亡更彻底的未开垦沃土

你是荒原你是荒原你是荒原你是我的荒原吗
你是宗教……你是我的宗教我的家园……荒原呵荒原
你让我像灵魂一样苦难你让我像爱情一样为你忧伤

伸出手我久跪不起我是乞丐般的施舍者
读读我吧……所有人所有祝福甚至众神离我远去的时候
我把自己呈献给……一个未出生的人一个故人一个你

回不去的时光

李静

儿时的记忆里,老家门口是一条长长的泥路,下雨之后会有一个小小水坑,放学的孩子们挽了裤角叽叽喳喳从泥巴上踩过,偶有一两个因为地面湿滑而被摔得四仰八叉,狼狈不堪。银铃般的笑声响起,再搀扶着前行,留下一路欢笑。

有孩子从家中出来,手里拿着小半块锅盔馍馍,边走边吃。掐一小粒丢给路旁的蚂蚁,看它们如何使了劲地将庞然大物拖回家中。忽然邻家有孩童哭着跑出来,后面有大人拿着小树枝追赶,嘴里骂骂咧咧,原来是孩子不慎将暖瓶打翻,暖瓶碎了。

再然后,夕阳西下,整个村庄被笼罩在落日的余晖中,屋顶升起袅袅炊烟,然后便有孩子站在屋顶大声地喊:“阿大,吃饭来……”,那个去放牛或串门的大人便拖着长长的音应到:“哎,来了……”然后匆匆往家赶。

从坪的方向过来一辆小车,北京吉普。在土路上颠簸起伏,身后扬起一路尘土,有几个孩子跟在后面使劲追逐,小一点的掉了鞋子,来不及擦去流下来的鼻涕,开心地跑着。车停在别人家门口,孩子们用怯生生的眼光打量着陌生人,流露着艳羡的目光,最希冀的是能够得到一两颗水果糖或者鱼皮花生。放到口

袋,轻轻嚼着,咽一口再用糖纸包起来,过一会再拿出来,如此往复,希望自己是吃得最慢的那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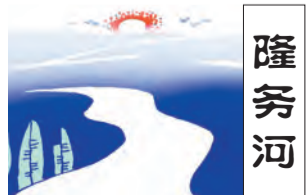
这些过去的事,模糊了愉快和伤感的界限。那些愉快,最终因为过于短暂而在回想起来的时候变得伤感;而那些伤感,却会因为叫人刻骨铭心而变成了回忆中的快活体验,一切已经混合成深冬时节玻璃窗上模糊氤氲的霜雾一样语焉不详的怀念,轻轻抹开一块来,才可以清晰地看见所有曾经叫人动容的不堪重负的人和事……

小学三年级,教室的屋顶开了天窗,上课的时候从天窗望出去可看见飞鸟,下雨的时候会有雨水从天窗飘下来,老师的粉笔在黑板上吱吱呀呀,而我们的思维已然跟着天窗外的白云飘到家里:“午饭会是什么呢?阿妈会不会给我炒点洋芋丝?锅盔馍馍里会不会放一些油,嗯,那样会更好吃”。

前几天刚刚得知民办老师待遇得到补偿,心中稍有慰藉。我们在新闻上经常看到清贫的老师为留守大山的孩子们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精力,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坚持守护着最后一道防线,守望信念,守望执着。如今自己的老师已是耄耋之年,那些曾经调皮的孩子已到中年,可在回忆里,宛如就在昨天,我依然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在老师的教导下一笔一划在田字格上写下那些简单的文字。回忆起来,眼前仍然弥漫一片,模糊了视线。

午后暖阳,阳光有些刺眼。从窗户望过去,密密麻麻的楼房伪装这个城市,街上车辆来来回回,天上的云大片大片地移动。几位老人在院子的花坛旁坐着聊天。他们谈论着早市上青菜的价格,说着老家又有哪位老人离去了,旁边有小孩子戏耍,拿着各色的玩具,在滑梯上下穿梭,和谐,美好。

只是,我们曾经念念不忘的日子,终究敌不过流年,随着青春的风呼啦啦地逝去了。而永恒却无法湮没的是那年我们一起酣畅淋漓的喧嚣。坐在那里,深情的目光望过去,都是自己孩子时的影子。温暖却带刺,一遍又一遍,一次又一次。



隆务河